

夢 境

何 欣 譯／
余光中主編／
現代文學譯叢

2①

MODERN LITERATURE TRA

A SEVERED HEAD
BY IRIS MURDOCH

有版權・不許翻印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1626號

出版／印刷／發行：大林書店

台北郵箱10032號・郵政劃撥15259號

總經銷：水牛出版社

台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每冊定價新台幣18元

初版：中華民國59年3月1日

夢 境

何 欣譯 現代文學譯叢 2 ①

大林書店出版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譯者序

曾在牛津大學聖安妮學院講授哲學並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講授藝術及哲學課程的摩多克在當代英國小說家中是最有才智和產量最多的一位，批評家給予她的評價也甚高。摩多克女士於一九五四年出版其處女作「在網下 (Under the Net)」後，就被歸屬於新的一代憤怒的年輕人，雖然她的作品的主題與風格同約翰·魏因 (John Wain) 和金斯萊·艾米斯 (Kingsley Amis) 有很大的距離，但他們三位的確把英國小說導向了一個新的方向，成爲戰後社會改變時期新的一代的代表。但摩多克愈來愈向傳統小說靠攏，希望在藝術上能同老一代的小說家——尤其女作家——一爭短長。人們已經開始把她的名字同喬治·愛里奧特，簡·奧絲汀，吳爾芙夫人和康波頓—勃奈特 (Ivy Compton-Burnett) 並列了。

摩多克女士和另一位卓越的女作家萊辛 (Doris Lessing) 不同，她只寫小說。唯一的一個例外是寫過一本研究法國哲學家沙爾特的書^①，討論沙爾特的存在主義哲學。這篇論文內容非常充實，對這位存在主義大師表現了極大的同情。在思想上摩多克是傾向於存在主義的，雖然她的小說並不像沙爾特那樣直接把特殊的存在主義的理論戲劇化，但她在處理這個時代的經驗與事件時，我們可以在她的小說裏看到，是存在主義者的態度：現代的人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追尋自我，他們研討個人的、社會的、宗教的或是教條的關係，以期從這種關係裏能解釋自己。他期望得到一種特殊關係能給予他的安全，而他又發現在他自己和他的世界中的複雜卻不能以任何限定的關係解釋之。摩多克寫的人物們追尋解釋，企圖把經驗壓縮成可以控制的，可以理解的，然而這些解釋又不能給予任何有意義的滿足。

摩多克具備了一個成功小說家的條件，就是她是一個善於說故事的人，她懂得如何安排故事的情節，如何始終激起讀者的興趣，會對她那些突然的神奇的安排拍案叫絕。她所敘述的那些事件和經驗常常是既嚴肅又滑稽的，滑稽得近於鬧劇；但她不是個易懂的作家，除非先能理解她的象徵。

迄今為止，摩多克已出版十二部小說，這些小說所處理的幾乎全是男女間的愛和慾；通過愛和慾而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而這關係帶來的通常都是一片迷惘。現在讓我們

來看一看她的這些小說的內容。

她的第一部小說「在網下 (Under the Net)」(一九五四)，嚴格地說來，並不是一部小說，而是它的主角傑克·唐那胡 (Jake Donaghue) 的一連串偶然遭遇的事件，它所表現的生活只是許多片斷，許多情勢 (situations)。傑克是一個還沒有成功的作家，他回到倫敦之後，看見「芬 (Finn)」坐在街角等我，我立刻知道了甚麼亂子。芬通常是躺在床上等我，或者閉着眼睛靠在門邊等我」；是出了亂子，他的女友瑪格達琳 (Magdalen) 把芬和傑克逐出了她的屋子，因為她準備同一個叫塞繆爾·斯塔非 (Samuel Starfield) 的傢伙結婚了，她且告訴傑克說：「如果塞米在這兒時你回來，他會扭斷你的脖子。」傑克提着他的箱子去找在夏洛蒂街角開小書舖的丁可漢太太 (Mrs. Tinkham)，想借一席之地暫住。他在整理東西的時候，發現一部譯稿沒有帶出來，那是一位法國小說家的名著「木夜鶯」，他原想這部書能給他帶來名利。爲了尋找住處，傑克開始了他在倫敦的經歷，他先到老朋友哲學家戴夫·吉爾曼 (Dave Gellman) (吉爾曼說，兩個神經質的破產者不宜住在一起，而拒之)；他又設法去找安納·昆 (Anna Quentin) (「安納比我大六歲，我首次遇到她時她正同妹妹莎荻 (Sadie) 獻唱」：「你可能想我是否想到同安納結婚，我的確想過。但婚姻對我始終是種理想的觀念，一種可以調節但不能構成我的生活的概念」)；他在

一個劇院中找到安納，她同他親熱一陣子，但向他說：「你可以去試試莎荻那兒。她要去美國，需要一個看房子的。你去正好。」找到莎荻之後，她不但歡迎他去看房子，因為有一個人在苦苦追求她，使她深為煩惱，傑克正好做她的保鏢。那個使莎荻煩惱的人的名字使他大吃一驚。貝爾芳德 (Belfounder)，她的老闆，正是他的舊友雨果。他有點兒怕見雨果，因為他曾寫過一本叫做「沉默者」的書，裏邊泰半是雨果的高見，他又沒有註明。現在他決心找到雨果，以做解釋。於是他開始了追尋。在尋覓的時候，他遇到賴夫特·陶德 (Petry Todd)——是戴夫介紹給他的，陶德是左派人士，同他談論政治問題，而傑克對道德問題的看法是「忠實於朋友和對婦女的行為要有規矩」，對於所謂人民大眾是「理想發生於個人。這永遠是人類的麻煩」等。在找到雨果前，他又有個遭遇，就是在他離開瑪格達琳後，發現他的「木夜鶯」的譯稿失落，而他在莎荻的屋裏竊聽到莎荻和塞米（即塞繆爾·斯塔非）討論改編「木夜鶯」為電影的事，他推斷那譯稿落在他們手裏，於是在芬的協助下開始在莎荻家搜覓那部稿子，搜來搜去，他們發現了一匹裝在木籠中的老狗。「是火星先生！」傑克驚喜道，「是那卓越的火星先生，狗明星。你不認識牠嗎？塞米必定是爲了那部新電影而買牠來。」他一直是火星先生的忠實觀眾，現在他如獲至寶，經過無數的麻煩，把木籠搬出（因為他們打不開）莎荻家。後來偶然觸及一個機關，木籠開啓，老狗乃成爲他的伴侶。他想

以這隻狗要脅塞米和莎荻，以換回他的稿子。後來他帶着火星先生去倫敦南區貝爾芳德的電影攝製廠，找到了雨果，但雨果很忙，他也沒有機會向他解釋關於「沉默者」的事；攝製廠失火，傑克救出狗明星。這時他接到瑪格達琳從巴黎打給他的電報，叫他即去巴黎；到巴黎後，他又開始追尋安納，他去安納喜歡玩的地方找，都沒有找到。很幸運地，在巴黎街頭人羣中瞥見安納，他乃跟於其後，但因入太多，他無法擠到她身邊，最後在林邊草地上追上了她，他伸出胳膊喊 *Alors, Cherie* 時，回過頭來看他的不是安納。回到倫敦後，他找到一份差事，在醫院裏服務，恰好雨果在一場示威中受傷，住進他的醫院，他曾於深夜偷訪雨果，他們談安納和莎荻，雨果告訴他：「唉，我簡直不知道怎麼說，傑克；它真是生活，不是嗎？我愛莎荻，她却愛你，你愛安納，她却愛我。顛倒了，不是嗎？」他協助雨果逃出醫院的一景是非常滑稽的。這本書結束時，傑克還是住在丁可漢太太給他騰出一間小樓上，聽安納在巴黎的電台上唱的歌。傑克·唐那古在這一系列的經驗和追找中發現自己的故事是嚴肅的主題，但寫得非常幽默好玩，也很能感動人。

這部小說名為「在網下」，那「網」是甚麼呢？我們所設計的生活方式就是網，不論織這網時多麼細心多麼合理。傑克發現這些狹窄的路徑沒有一條是行得通的，他來倫敦時希望能發現或建立一條令人滿足的生活之路，可是哪兒有呢？雨果曾說：「一切理論化是逃逸。」

我們必須被境遇 (situation) 本身所控制，這不是無法說出的特殊。」

摩多克的第二部小說「逃脫蠱惑者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一九五六)，以寫作的技巧而言，在許多方面比「在網下」都有改進，例如它有一個精心設計的情節，故事的敘述者不再是小說中的某個人物，因之她能概括說明那些人物。這部小說裏人物寫得較多，但彼此之間的關係有妥善的安排，而不像「在網下」中那些人物顯出被拼湊於一起的痕跡。「逃脫蠱惑者」由安妮特·考克尼 (Annette Cockeyne) 的逃出麥金豪女子學院 (Ringenhall Ladies' College) 開始，她是外交家安德魯·考克尼的女兒，才十九歲，她厭倦了學校生活，想到實際生活裏面去學習，於是她像隻歡快的小羊，跳進了倫敦的深坑中，接觸了不少在我們看來是愚蠢奇特的人物們的荒謬的生活。安妮特首先到吉甫 (Keepe) 家，看到韓特爾·吉甫 (Hunter Keepe) 和卡爾文·布利克 (Calvin Blick)，他們兩個先談羅撒 (Rosa) ——韓特爾的姊姊，在一家工廠做事，又談韓特爾編的雜誌「月神 (Artemis)」——經濟困難，無力支撐，布利克是來說服他出售這個雜誌的，售給一個「只是需要它」的已有三家報紙和無數期刊的人密查·福克斯 (Misch Fox)。羅撒知道福克斯何以「需要」這個瀕於破產的「月神」，因為它是獨立的，「也許看到一個小小的獨立的東西使密查不快」。我們在彼德·沙華德 (Peter Seward) 家看到羅撒。沙華德是位學

者，生活在書堆裏，正在研究一種喀斯坦文字 (Kastanic Script)，研究得廢寢忘食，如癡如醉。在他等待羅撒來看他時，先來了一位訪客林勃羅 (John Rainborough) (沙華德的朋友，現在很少來看他)，他的來訪只是爲了告訴沙華德「密查·福克斯在英格蘭」的消息，不料沙華德的答覆是「我知道」和「他上禮拜來看過我」，這使林勃羅頗失望。繼之羅撒來臨，從她們的談話中，我們知道密查買「月神」的陰謀；羅撒也談到安妮特，說安妮特的母親瑪莎 (Marcia) 不要密查去招惹安妮特。

羅撒是個主要人物，她在一家工廠裏工作，曾熱心地教工廠中一對來自波蘭的兄弟簡和斯泰凡·盧西維支 (Jan and Stefan Lusiewicz) 英語，成了他們的朋友，也成爲他倆的情婦，輪流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同他們兩個做愛。羅撒對這種情勢雖然感到恐懼，和有一種罪感。雖然她習慣了這種情勢，但「她開始畏懼他們」。她在心煩意亂之際，又碰上安妮特離開學校搬到她和弟弟韓特爾這裏來居住。

安妮特要進入生活的大學校，她到裁縫尼娜 (Nina) 那裏去做衣服，在尼娜那兒，她——還有我們——看到了密查·福克斯這個神祕人物。在有些昏暗的屋裏，「她神經不安和驚異地望着他。她向他微笑。之後他向她微笑，伸出長長的路臂抓住她的肩膀，使她轉過身來，可以有更多的燈光照在她的臉上」；「安妮特向後一跳。『不要摸我！』她說。這一聲

喊叫使他們接觸得更近。『我很抱歉，』密查·福克斯說。『我只是想看看妳的臉。』」(在前邊，林勃羅曾說有人懷疑安妮特是福克斯的女兒；而羅撒又說不能使安妮特遇上福克斯，這兒他們兩個相遇，形成一種嘲弄 irony。)

約翰·林勃羅是一家公司的負責財務部門的首長，有位女秘書凱絲「小姐」(Miss Casement)，這位女秘書是林勃羅的前任所委派。林勃羅就任後不久，她可以說是連升三級，頗得公司當局的信任，漸漸地把林勃羅的工作也代「勞」了，林勃羅時常感到不愉快，他有時甚至想壓制她一下。他只有在家裏時才能忘去辦公室中之憂煩，他家有個很不錯的花園供他休息。然而他這花園又給他增添了麻煩，隣居的醫院要蓋X光室，要拆除他的花園的牆，並佔一段地，「當他接到這消息時他是如此沮喪，好像他已不復能生存了」，向議員呼籲，投函泰晤士報，但都沒有用。有一天，正當他憂鬱地坐在花園中時，安妮特來到他的花園。「她看來跟六年前他們初遇時一樣，只是，他再看一眼，她也是個女人了。這真是荒謬。」他們先談密查·福克斯，又談羅撒，之後，林勃羅竟開始了一場暴烈的舉動，企圖姦污安妮特。「安妮特，妳已是一個成熟的女人。不要說妳不常常做這種事。給我那種快樂。」正在掙扎之時，密查敲門進來，這才救了安妮特。密查同林勃羅談論了有關女人的問題(「如果一個女人生性是女妖，你最好不要去惹她，你不能征服這樣的女人，你只能使她受傷，之後

· 9 ·

她會使你中毒，像蟾蜍一樣，在受到攻擊的時候它的皮會滲出毒液。」「你可曾想到過女人像魚嗎？相當於牧羊神潘的女性是非常光滑的美人魚。她們的身體是流線型的。如心理家所謂的她們以此爲榮而非爲恥。真正的女人是爲此而傲的。」「有一種聰明的女人，在她之中有時會有破壞，一種洪水氾濫。所有結構均被冲破，除了軀殼，一無所餘，軀殼，土地，肉之智慧……」。

密查·福克斯在倫敦他的大廳中舉行的酒會使大部分人物都集中在那裏，而在這裏，似乎每個人都陷於一種精神緊張與不安中。林勃羅帶凱絲門小姐同去，但他始終是個被密查忽略的人物；安妮特一直在緊張地尋找機會吸引密查；卡爾文·布利克在給林勃羅一張照片（那是羅撒和那對波蘭兄弟的照片）時，韓特爾鼓勵羅撒「做出些甚麼事！使大家注意妳！暈倒，喊叫，做些甚麼！」她乃用紙壓擊破金魚缸。客人們爲這驚呆了，密查「仍站在那裏，僵直而臉色蒼白。在那片刻間他好像要暈倒似的」，最後他離開客廳。羅撒和安妮特却在地板上撕打起來，「她（羅撒）從來不曾經驗這樣一種對憤怒和恨的深深的滿足」。離開這兒之後，安妮特獨自在街上走，她看見前面也有個人在慢步而行，那是密查，兩個人共同到海濱；她注意到密查望着海時的神情，「他正望着浪，好像一個人被一隻奇怪的獸逼到牆角一般」，他的眉宇之間流露出來的是恐懼與迷人之魔力。她叫他，想引起他的注意，但他

似乎沒有聽到她的喚聲，似乎忘記他在她身邊。她跑入海中，才使他從沉思中醒過來。

安妮特被送到羅撒家，又受到羅撒的氣憤的攻擊，她竟不幸從樓梯上滑倒而傷足。她帶着石膏筒到林勃羅那裏，看到林勃羅正同凱絲門小姐在牆已拆倒的花園裏爲甚麼而掙扎（凱絲門小姐已經有了自己買的小汽車）。這時的安妮特仍穿着密查·福克斯的天鵝絨外衣，「她對未來的計畫是同她歸還密查的這件外衣的那一時刻有密切關係的」，但卡爾文來之後，雖然幫忙她拆掉石膏，但告訴她密查已不在英國，並強奪走那件外衣。幾小時後，安妮特從羅撒那裏取出她的寶石，件件投入河中，這時波蘭人簡來，在威脅之下要了剩下的寶石。她手裏還緊緊握着一枚白色寶玉。安妮特以後似乎一直在一種精神的緊張和沮喪中，「在七天之中她住了五個不同的旅館，她的忍受（endurance）的能力已竭」。她在公園裏散步時，獨自喊着「結束這場鬧劇」和「爲什麼繼續痛苦呢」。她在旅館中突然想到何不約朋友們來個酒會，於是她打電話給她認識的人們，卡爾文·布利克先來了，他要求她回到羅撒的家。「家！……我沒有家。我是個難民！」卡爾文又問她「生活學校所付代價爲何」時，她回答說：「結束了。」她曾狂飲，而且服毒，被送往醫院，她的父親檢查毒藥瓶時，發現乃是安眠藥！

羅撒也陷於煩惱與恐懼中，因爲那個波蘭青年斯泰凡搬到她的樓上，同她的弟弟韓特爾

有嚴重的衝突，韓特爾想用他的不明身份而迫令他出境，但又不願如此殘暴。羅撒最後去拜訪密查·福克斯，告訴了他關於她同那雙波蘭兄弟的事，他們相見的情景是：

……她向前走了最後的一步，他抓住她的路臂。互抱一起，他倆開始跪下，躺在地板上。她的眼臉在他的唇下像一隻小鳥般飛動。他們交換長久的吻，像口渴已久的人乍得甘泉……

「我失落了，」她說，「失落在森林中。」

「再往前走一段路，」密查說，「妳就會聽到斧頭伐木聲。然後再往前走，妳就會到伐木者的小屋。」

「不，」她說：「到蠱惑者的小屋。」

最後，正當羅撒想着密查會有甚麼事要做或要說時，他的話使她感到驚異。「是關於彼得·沙華德。」這次的會晤使羅撒的心情陷於一種狂亂中，她竟到義大利的密查的別墅（自然發現卡爾文早已經在那裏了），一次沒有任何結果的旅行。她回到倫敦，再去拜訪沙華德。沙華德的研究完全是浪費了他的時間與精力，那是一種蒙古語！羅撒問沙華德能否同她結婚，他回答說：「……但妳並不是真正需要它。是某個神或惡魔使妳說出這樣的話，但妳並不真正需要它。」

「逃出蠱惑者」中的蠱惑者，很明顯的，是密查·福克斯，他是這部小說中許多人物的中心，他似乎有一種魔咒，迷惑着每一個人，但他對於這種魔咒所造成的結果並不負有任何責任，他的魔咒也沒有產生任何滿足或意義。在感情上受到他的魔咒的影響的人們，若安妮特，若羅撒，若裁縫妮娜諸人，並未得到甚麼。羅撒最後終於逃出了那對兇惡的波蘭兄弟和密查·福克斯的魔咒之網；富浪漫幻想和較幼稚的安妮特以自己的力量結束「鬧劇」而脫開魔咒。這部小說裏有些事件的意義是不太明晰易解的。羅撒的弟弟負責編輯的「月神」，因經濟狀況不佳，前途岌岌可危，恰於此時，密查·福克斯想收買它，羅撒乃去拜訪兩位怪異的老貴婦，她母親的朋友，希望她們給以經濟支持。摩多克以極大篇幅來描述這件事，我們看不出其喻意為何。「月神」為一獨立性刊物，因之使密查不悅，那兩位老婦是對抗密查的力量嗎？另外女裁縫妮娜似乎是個非常多餘的人物，她同密查的關係並不表示甚麼。最為人理解的是那兩個波蘭工人，他們同羅撒的關係要象徵甚麼呢？他們的兇惡威脅到安妮特，威脅到韓特爾和羅撒，最後因國會通過的法案而迫使斯泰凡離開英國的意義又是甚麼？

約翰·沙華德曾向羅撒說：「一個人盡其可能來讀這些符號，他也可能完全被領到錯誤的方向。使每件東西都一清二楚的證據會出現這件事，是不確定的。」他指的是研究那種不能認出的文字，但這句話也可以應用於被羅撒稱為是一連串問題的生活上。我們了解生活像

是研究這些符號一樣，正如沙華德所說：不解其意，但卻是值得一試。

第三部小說「沙堡 (The Sandcastle)」(一九五七)出版之後，很多人認為這是摩多克的接近現實的開始，其實所謂的現實只是指這部小說中的故事的可信性，不像前兩部中所寫者那麼不合理，那麼荒誕；而且「沙堡」中有一種連貫，因此事件和人物都圍着一個主要情節而移動，而受它之控制。主角摩爾 (Mor) 是一位四十來歲的學校教師，他的太太楠 (Nan) 對他頗有影響力，他們有一兒一女，兒子唐納德 (Donald) 和女兒佛禮西諦 (Felicity)。唐納德就在摩爾的學校讀書，正準備參加劍橋大學的入學試驗。關於女兒，摩爾太太不想讓她讀大學。爲了給前任校長狄莫特 (Demoyte) ——他就住在學校附近的一所大房子裏——畫一幅像，學校當局請了一位年輕女畫家瑞茵·卡特爾 (Rain Carter)，著名畫家雪尼·卡特爾 (Sidney Carter) ——已經死了——的女兒。故事開始時，瑞茵已經住在狄莫特的公館，研究他的性格和環境，以便作畫。摩爾太太對於請瑞茵·卡特爾一事頗不以爲然——她是基於經濟的理由。在狄莫特玫瑰花園裏，當瑞茵在夜色中摘玫瑰花時，摩爾曾被她喚去協助，而激起了對她的感情。在另一次瑞茵開着她的汽車帶摩爾去鄉間而她的汽車生故障之後，瑞茵似乎表示了她對摩爾之愛，摩爾開始了他的精神的極度不安；他沒有告訴他太太楠他同瑞茵郊外之遊，而他的老友蒂姆·勃克 (Tim Burke) 又爲他向楠扯